

七棵树

□王东梅(河北高碑店)

小小说超市



主持人:刘建超

主持词:我们常说,要把文章写得空灵一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何谓空灵?空灵是一种意境。美学家认为,空灵是指意境包含的那个“灵的空间”,是中国人宇宙意识和生命情调的诗化,表现在意境里,便是一种空灵之美。空灵作为“灵的空间”来理解,是立体的、无边的,也就是庄子所描写的那种“无极之境”。这个空间也有它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所以能在意境中以壮阔幽深的空间呈现出一种高超莹洁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情调的作品,方为空灵,方为至美。当然,这样的作品可遇而不可求,小小说作者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

院子里,总共种着七棵树。

第一棵是柿子树。第二棵也是柿子树。树是男人从山里挖来的。男人对女人说,可甜了。女人便殷殷地浇水施肥,盼着,盼着柿子早点儿熟;盼着,盼着早点儿尝到男人说的甜。

和柿子树紧挨着的,是棵石榴树。刚来的时候,那树苗比牙签粗不了多少,每到变天的时候,男人就早早地,把树苗挪到窗台下。一场秋霜来袭,男人又早早地,把树苗搬进屋里。有一天,男人指着叶间指肚大小、一个火红的花蕾对女人说,看,要结果了。

靠着南墙根的是棵杏树。椭圆的叶子,足有小苹果那么大。男人说杏树叶有多大,结的杏就有多大。女人听了,眉眼便满满的都是笑。杏是女人买的。女人有了身孕,害口,就想吃酸。女人咬一口杏,男人就觉得腮帮子被什么蜇了一下。女人再咬一口,男人就又被蜇了一下。天傍晚的时候,男人捂着又酸又涨的腮帮子,把攥在手心的杏核,种在南墙根下。

把着杏树不远,是棵丁香。五月里,丁香花开了,女人最喜欢扒开藕荷色的花团,找一种五瓣的丁香花。女人说,只有真心

相爱的人才会在同一棵树上找到两朵相伴的五瓣丁香花。

丁香对面,是一丛黄杨。原本是马路边绿化用的普通树苗,被园丁弃在一边,男人捡回来,栽在院子中央的花坛里。左边一棵,右边一棵,像是两根没吃饱饭的竹筷子。男人不灰心,时不时松松土,施肥,天长日久,当初的两根筷子已经长在了一起。根与根缠绕,枝与枝相拥。



一棵树 晓风 摄

大黑

□砌步者(广东广州)

大黑来到珠城,成为鸿飞机械厂一名员工。他十八般武艺皆能,车工、铣工,小到螺丝、插销,大到滚筒轴,只要经他那双大手“爱抚”过,必定毫厘不差,客户放心签单,不用担心半点儿。

发工资的时候,大黑忒来劲,一路憨笑着去邮局,除了留够自己的生活费,其余的都寄给在老家带孩子的老婆彩芹。

大黑回想着彩芹的俏模样,心里甜丝丝的。他舍不得离开彩芹,可家里盖房子的钱、伢儿读书的钱都没有着落。

大黑离乡别土孤身在外打工,见不到一个熟人,说不上一句家乡话,一般人谁挨得住这份孤寂?

大黑和同事聊天,常常情不自禁地说起家乡话,而他的家乡话忒难听忒难懂。大家笑骂大黑说的是狗屁话,比外国人说的还难懂。大黑有时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自顾自来上那么几句。

白天上班,时间易过,加上不能弄出次品,次品依厂规要扣奖金,大黑盼着多拿奖金让彩芹少受累,所以很少分心。可是,再怎么上班,厂里也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做事,也得休息,下班后,问题就来了。大黑是个正常健康的男人,一到晚上就想老婆。

同事熬不住,下班后,便闲话里夹着哪个发廊的小姐漂亮,哪个小姐更有味儿,挤眉弄眼结伴出厂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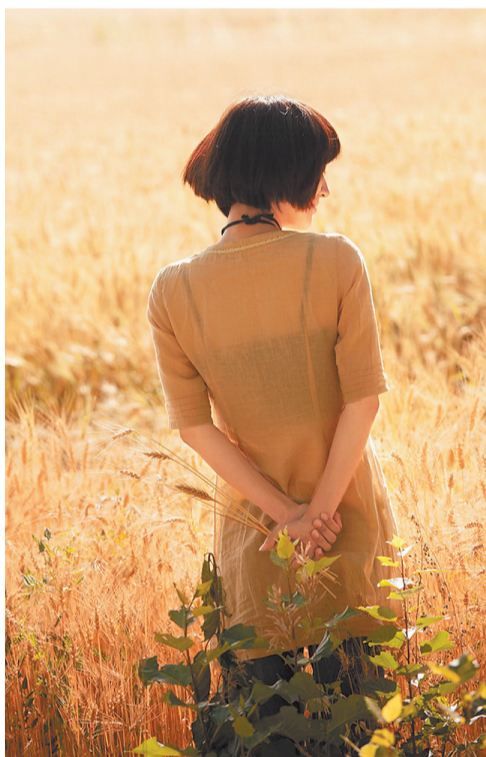
相好的同事也约过大黑,大黑也犹豫过,可大黑心里有彩芹,想到彩芹就止住了一切杂念。彩芹漂亮,是老家的村花。当初,她高考落榜,媒婆踏断了她家的门槛,她却偏偏相中了大黑。她说,大黑心确实,靠得住。

大黑认为亲热的事只能与彩芹做,那才叫幸福,倘若亲了别的女人,怎么对得住给自己守家生孩子的彩芹?夜里,大黑就只死命地想他的彩芹,在一个个梦里抱着彩芹狠命地亲。

终于盼到年底,大黑结算了工资,去辞工,却见厂人事经理拿着喇叭站在花坛上吼,说今年的火车票紧张,加上厂里用工证忘记年审,没申请到团体火车票,老板说了,愿意留厂加班的,工资照给,外加一天一百元加班费,一起吃年夜饭,开联欢会。

大黑听了,心咕咚一下,脸更黑了。他摸出手机想给彩芹打电话,手却止不住地抖,一阵风吹过,手机掉到了地上。

二十年后,大黑成了家乡一家工厂的老板。他给自己立下规矩:不拖欠工资,过节让大伙儿放假回家。



女儿长大了 苗青 摄

瑞丽的小心计

□非花非雾(河南洛阳)

高考成绩下来了,瑞丽考得不理想,被一所普通外地学校录取,离家超过一千公里。母亲不情愿,瑞丽却出人意料地开心,她早早就准备起出门上学的一应物品。

住在家里,不光家务活被妈妈大包大揽,就连挤牙膏、摆筷子的权利也被妈妈剥夺了。妈妈围着瑞丽团团转,手脚不停,嘴也不闲着:“妈妈从小没妈,没人疼没人爱的,长大又赶上下乡,住牛棚、吃猪食、赶驴车,受尽了苦……现在好了,你爸爸开了自己的工厂,自己当老板,我就是老板太太,你就是老板的千金小姐。让你受一点儿苦就是我这当妈的罪过!”瑞丽心里明白,妈妈这是情感依赖,必须给她“断奶”了。

平生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生活,瑞丽终于可以像大家一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她做的一点儿都不比伙伴们差。

开学不到一个月,瑞丽的妈妈就来看女儿,抢着替瑞丽做事情,影响到同寝室同学的生活。

瑞丽想,得想一个更彻底的办法了。

大二暑假,瑞丽没回家,跟同学小梅一起去了深圳。上火车前,瑞丽给妈妈寄了一封信:“我跟同学去南方搞社会实践,开学再回来。”瑞丽下决心要像同学们一样,靠自己的力量开创一片新天地,让事实治好妈妈的“恋女症”。

到深圳后,小梅和瑞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先干推销,挣了本钱自己开一爿店铺。

她们合租了一间没有厨房、卫生间的简易单元房,吃住都在一起。她们心情很好,每

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还有说有笑的。开学的日子到了,瑞丽不想让这两个月的努力中断,跟学校协商休学一年。瑞丽每个月都往家打电话,但尽量避开妈妈在家的时间,也不说自己在什么地方。

妈妈去派出所报案,人家不接;妈妈甚至在电视上登了寻人启事,也无济于事。瑞丽完全想象得出妈妈焦急的样子,所以她每次都请爸爸转告自己的问候。她对爸爸说:“爸,您就想想当年妈妈给我断奶的事儿吧,一开始我哭呀闹呀,什么都不吃,最后还不是照样断了奶?现在就算是我给我妈断奶了!”

日子一天天流逝,瑞丽在深圳渐渐稳定下来。

有一天,瑞丽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好久没跟家里联系过了。她拨了家里的电话,没人,又拨了爸爸的手机,那边传来爸爸疲惫的声音:“造出的塑料制品卖不动,看来你老爸的财运到头了!”瑞丽问:“我妈呢?还那么想我吗?”

“顾不上!比我还忙!这会儿正在路边摆摊儿卖塑料桶呢。”

瑞丽乐了,一为妈妈“断奶”成功,二为自己手头正好有一条信息——码头货栈上需要一批防雨布和塑料桶。